

胡林翼全集序

非才之難，學以致用之難；非學以致用之難，世用吾與否之難也。吾之學足以致用，而世不吾用焉，則吾亦卷而懷之而已矣。世吾用焉，則吾得盡其所學以致用而善世矣。是故世實需才，才爲世出，學以致用，用足善世者，始可謂之才與學矣。

古之人學足以爲世用，用足以善世者，蓋亦多矣。然而世不吾用，則固末如之何也。故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世用吾與否之難也。

唐宋之所以學者，非古之所謂學也；明清之所以學者，亦非唐宋之所謂學也。蓋唐宋之取士以詩賦，而明清以制藝，其爲名則異，其於不足致用則一也。然則當時之取士既如此，士之能自力於致用之學者鮮矣。是又學以致用之難也。

於斯時也，如其有學足以致用者，豈非豪桀之士哉？蓋清季則有之，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是已。方太平天國之起，微是三人者，則亦孰與之抗哉？清社早屋矣。然而三人者，謂之學足以致用則可；謂之用足以善世，蓋猶有所未至也，惜哉！

三人者之優劣，有足論焉；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於曾左；而於政治文章經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夷考其生平，不獨坐鎮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勝之要；且於課釐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得無飢餒之憂，克奏中興之業。由此而論，允推功首。卽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曄曄大端，足爲後世之法式。獨其可以善世而未至於善世，爲可惜爾！

今以公遺著奏疏五十一卷，書牘四十二卷，批札三卷，讀史兵略二十八卷，及梅英杰所纂公之年譜三卷，彙爲全集，是亦足以窺其所學與夫所以致用者矣。惟是卷帙繁博，精蘊散出，未易會通；欲爲提要鉤元，以裨讀者研討，乃復徵得武進崔君龍所輯述之胡文忠公語錄及通論各八篇，曰：「學問」、「用人」、「民政」、「理財」、「軍政」、「兵法」、「地勢」、「團練」。以之薈萃其肯綮，與闡明其闡奧，蓋於公之政治文章經濟軍事，抉發靡遺矣。用付殺青，附益於後，特并識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胡林翼全集原序

曩嚴渭春中丞有胡文忠公集之刻，刪汰過多，人以不見全豹爲恨。余去年撫湘，公哲弟鈺軒擬蒐羅增益之，嘉其意，貽以序。今年權督湖廣，同官示新鐫公集，則並尋常章奏牋啓盡錄無去取，較嚴刻幾三倍，復以序請。余不敏，辱公一日之知，不敢辭。晉史稱羊太傅，祐博學能屬文，美須眉，善譚論，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公下筆輒數千言，軍中無衛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俊彥，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喑，眉目疎秀，一一與太傅肖。然而太傅當晉室方興，蜀禪已降，獨區區吳與晉抗，曾不能掃除而盪滌之，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恆八九。」公撫鄂時，粵賊徧東西，朔南四海，無乾淨土，經營撐拄，轉弱爲彊，歲籌千百萬餽贍軍卒，後不數年，賊竟平，微公之力不及此。史稱太傅出鎮南夏，始至無百日糧，季年有十年之積，以公比方，毋乃渺矣。史又稱太傅卒，南州罷市巷哭，襄陽人於峴山遊憩之所建碑，歲時饗祭。

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公卒之日，余方在江西贛南道任，道遠，不知鄂人巷哭者幾何？歲時饗祭否？今黃鶴樓上有公繪像，他日好事者，摹泐上石，與墮淚後先輝映，豈不甚盛？夫公聲名勲業，赫赫耳日聞，豈與古人爭榮辱哉？余爲是言，恐公靈爽笑余多事；然而讀公集，不禁浩然歎，畢然思也。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秋八月，江蘇巡撫署湖廣總督合肥李翰章譔。

胡林翼全集原序

咸豐乙卯，余奉命督楚，視師江漢。時武昌兵事方棘，余與前中丞益陽文忠胡公，皆卽軍中受事。文忠專辦武漢之賊，而余自荊襄下規安德，相爲犄角。凡竭軍府三年之財力，得藉主上威德，廓清鄂境。嗣是拔湖口，屠九江，披太湖，塹安慶，公常駐節行間，指揮所定，功莫與京；而尤拳拳於吏治人才，以是幕府之中，網羅獨盛。所特薦於朝者，先後秉旄鉞典封圻，皆能無愧公言。吁！公之德業，於是爲可不朽矣。曩歲嘗哀公文牘之存者，刊成若干卷；乙丑丙寅之交，長沙鄭公，湘鄉曾公，先後撫鄂，復取官私所藏皮者，勒爲遺集八十六卷，爲文若干首，凡整軍經武，察吏安民，諸大政，羅列備舉，瞭如指掌，讀是編者，可以知公之勳與公之志矣。軍興以來，東南數省，杌隉不安者屢矣；鄂居天下水陸之衝，更無歲無兵事，自公視事後，規畫措置，裕如沛如。迄於今，取其書而通觀之，良法美意，犁然具在，竟厥緒而觀厥成，是所望於後之賢者。然則鄭公曾公之蒐

輯是編，其用意不甚深且遠哉？余不敏，與公共事久，樂是編之成，而益念公之德業之盛，而不能已於言也。是爲序。

同治丙寅冬月既望，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一等果威伯湖廣總督遼陽官文序。

胡林翼本傳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二十一年，丁父憂服滿，改捐中書，並捐陞知府。二十六年十二月，奉旨分發貴州，以知府用。三十年八月，署鎮遠府知府，勦辦苗匪出力，賞戴花翎。九月，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率勇勦捕殆盡，巡撫喬用遷上其功，得旨俟補缺後以道員用。咸豐元年正月，補黎平府知府。二年八月，粵匪由湖南竄武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已奉俞旨。旋以貴州巡撫蔣蔚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諭毋庸調赴湖南。」三年二月，時張亮基署兩湖總督，復偕署巡撫駱秉章合疏請調林翼襄辦軍務。上以林翼熟悉黔省情形，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十月，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經督撫鈐板頒發各府州縣遵行，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為倚重。聞該員現在由黔赴部引見，約計行抵楚省，倘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留湖北，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賊由黃州上竄岳州，陷湘陰，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敗之。上以岳州為咽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丁，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飭林翼斷賊後，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四月，武昌省城戒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命仍留湖北軍營，隨同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七月，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岳州必須重兵防守，湖南曾經戰陣之兵，均已調赴湖北。若林翼復行隨征，則該郡無可倚恃。」得旨：「岳州為湖南門戶，川黔藩籬，逆賊屢經窺伺，防範宜嚴，且該處駐有重兵，則曾國藩統帥東下，可無後顧之憂。」胡林翼著仍

駐岳州，毋庸隨往湖北。賊旋竄常德，林翼赴安化搜捕，會匪取道益陽，我軍克復龍陽、常德、澧州。八月，調湖北按察使，兼辦糧臺。十月，崇陽復陷，林翼往剿，賊竄通山，督兵窮追，斬擒甚多。因率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地方賴以安。十二月，欽差大臣曾國藩攻賊於九江，上念九江陸路兵單，南北不能兼顧，諭林翼赴國藩軍營助剿。林翼由瑞昌至南昌，鋪扼九江之背，與塔齊布併力攻東西二門，毀其土城，殺賊數百，移營湖口，攻南岸之梅家洲。陣斬悍賊數十，追殺四百餘名。水師亦由外江進口，攻內河，擊沈賊船二十餘隻，僞將軍梁國安、總制熊常易、司馬許學受等悉就擒。五年正月，擢湖北布政使。先是上年我軍紮湖口時，逆首羅大綱亦距湖口十數里立營，意圖抗拒。林翼率二千人分紮要隘，逼賊船入下游，路已斷。至是賊有姑塘、屏風等處，駕船出。林翼偕留營之浙江甯紹合道羅澤南夾攻，焚其船，遂圍梅家洲。賊壘令兵勇各負土囊，持火包鼓而前，衝突鑽篋間，前者傷，後者繼進，已入數十人矣。擲火人誤傷同入者，負以出兵，勇誤爲敗潰，奔數里，始整隊立復戰，轉敗爲勝。越日，內河水師失利，賊悉衆撲營，併力堅守，挫其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需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需復遁德安。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力戰半日，燒賊營四座，方奪門入，賊忽從城外抄襲，軍稍卻，轉攻西門，由沌口下擊敗之。三月，賊自漢口攻壇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瞥見武昌火起，亟赴援。城已陷，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兵食盡，勢不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時武昌兩次淪陷，兵勇潰敗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餉絕，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尋奉命署巡撫，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楊需駐德安，以賊北竄爲慮，奏令林翼上扼漢川。林翼上言：「荆襄據東南之形勝，江漢爲荆襄之咽喉。賊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武昌復失，南岸又被蔓延，惟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臣已分兵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飭守備譚瓊林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臣率兵循江岸攻武昌之南。武昌復，則南岸可次第肅清。」詔嘉納之。四月，督隊分三路攻

南岸賊營，並派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隄，入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抵拒，戰小卻，飭記名知府彭玉麟，將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自率水勇助戰，紹彩等飛奔援應，兩路橫衝，追賊三百餘，全數截殺，其前路衝鋒悍賊，亦經岸兵圍剿，計殺黃衣賊目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偽總制伍大清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無算，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令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賊敗退紙坊，屯紮，我軍進搗其壘，忽南風大起，礮火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林翼上言：「就武漢大勢而論，進兵武昌，必以洪山爲扼要，武昌周二十里，門八，臣攻其一，遺其七，賊出城抗拒，尚可力戰以成功，堅伏不出，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幾成坐困，此武昌實在情形也。攻漢陽，必於涓口、蔡店屯重兵，扼其犯襄河之路，臣濟江隄，以水軍扼其西，又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外江內河，彼此夾攻，克復漢陽，則咽喉通，而武昌可復，治鄂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得旨嘉獎。又言：「團練之効，外可助官軍聲威，內可弭宵小隱患，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與選吏選將相似，州縣不得人，則州縣壞，營伍將領不得人，則兵勇潰，團練非正士良民爲之長，則犯法抗糧，擄奪爲亂，鄉民以兵刃爲事，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日後之流弊滋甚。」上韙其議。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水陸合攻，民勇接應，遂克漢鎮。林翼親冒矢石，殺至龜山，直攻高廟賊巢，生擒偽軍師吳會元等，又攻大別山，敗之，進逼漢陽，平其西面土城，別遣兵攻克蔡店，收復漢川，搜捕餘匪殆盡。德安之賊，亦經派兵擊退，疏入，上嘉其辦理得手，尋以崇通股匪勾結武昌賊衆，撲金口營，署臬司李孟羣力戰四日，衆寡不敵，陸營失守。諭曰：「胡林翼與李孟羣素來用兵，尙合機宜，現雖兵勇潰散，諒能重整隊伍，不至頓挫軍威，等因欽此。」林翼尋由漢陽移紮蔘山，賊大股分路來撲，餉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

山，收集潰勇，駐紮新隄、嘉魚。時賊勢猖獗，南北岸勢難兼顧，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義甯州餘匪，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允之。九月，整軍復進，飭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派令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掘壕爲堅守計。我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拋火毯、火箭，伏勇齊出，礮聲震山谷。賊開北門遁，焚燬及踏斃無算。餘匪竄蒲圻，復創之於羊樓洞，逆首辜俊、石達開自蒲圻來援，林翼與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截殺五千餘，遂克之。賊復糾合興國、大冶匪黨，麇聚咸甯。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進至橋頭。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亭，兵勇逼城下，先登殺賊數百，立將咸甯克復。乘勢進攻武昌。時武昌城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賊驚潰。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督諸軍分路進攻，殲賊多名。澤南自洪山攻賽湖隄，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攻漢陽，大破之於龜山。賽湖隄等處礮船逼五顯廟，燬賊船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武昌賊匿不出，其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沈。於是武漢城外賊縱幾盡。疏言：「近年軍務，籌餉難於將兵，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縱靡定，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問者，實難其人。臣自九江回省，卽飭鄉紳等辦捐務，均能實在出力，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於軍務大有裨益。」報聞。十二月，飭千總余雲龍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之於金牛鎮。六年正月，遵旨保舉人員，奏言：「水師十餘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身經百戰，勇敢冠軍，堪勝方鎮之任。」奏聞。三月，率各路兵攻武昌，乘勝追至城下，羅澤南死之。林翼以澤南父年八旬，子幼，奏請優卹，從之。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火船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簾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賊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派兵擊退。自蘄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賊，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五月，賊復於武昌城

豹子解築壘，意圖掩襲。林翼調集兵勇，由茶棚分三路進剿；賊分股抵拒，並於官山高嶺繞道接應；我軍奮擊，敗之。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我兵渡麥門橋，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賊冒火遁，船俱焚燬。越日，賊由東嶽廟磨灣闌出城分踞，欲於小龜山沙灘擊敗之，並圍攻南湖坪屯賊，逼入沙湖淹斃無算。其湖口援賊戰艦踞葛店，林翼飭官軍從白澗山繞擊三伏三起，賊潰生擒，偽將軍羅文元等。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西山雷山賊旗四布，我軍登岸一呼，賊悉逃竄，敗之於魯家巷。水師由沙口下駛，燒斷樊口浮橋，殲賊無算。七月，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復飭楊載福、瞿定國等攻賊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偽司馬李光發等；賊盡擁出戰，林翼飭李續宜嚴陣以待，立斬衝鋒悍賊數名，復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抄襲之。時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轟斃賊匪數百。是日破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船七十餘隻，燒賊巢八十餘處，賊膽已喪。八月，節次平賊壘十九座，殲斃無算。旬日之內，二十八戰，解散脅從萬餘。九月，林翼令楊載福追賊至蘄州，賊出拒，我軍登岸誘敵，潛令下游乘虛入城夾攻，賊大潰，官軍抵田家鎮，焚賊船百八十餘隻，燬其輜重。十月，添築武昌城外營壘，四面環攻，並令水師攻鮎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嘴，參將王明山奮勇血戰，焚賊船五十餘隻，奪其舢板長龍無算，賊船幾盡。十一月，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將纜江鐵鎖砍毀，賊勢窮洞開，各門分七股來撲，我兵奮力抵拒，鏖戰三時，士氣益奮，賊狂奔，官軍乘勝入城，縱橫盪勦，斃賊萬計，生擒偽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立將省城克復。疏入，諭曰：「此次逆賊負隅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省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一方我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剿，遊擊何紹彩由蕪湖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李續宜由魯家巷出葛店，各有斬獲，其焚口賊爭先渡水，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至，奮力合剿，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七

年正月，攻小池口，陣斬偽將軍劉松綬等，破其壘，生擒偽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分兵攻破之。三月，飭候補道唐訓方等勦襄樊，生擒逆首高先二等，自率官兵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五月，九江悍賊率衆撲營，親督各軍水陸夾攻，敗之。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匪分竄蘄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林翼率所部搜勦，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湖口，以捐助軍餉命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尋訪察興國州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厲，詔賞萬斛泉七品頂戴，宋鼎鄒金巢八品頂戴，以示風勵。八年四月，率水陸各軍圍九江，轟塌城垣百餘丈，斃賊萬六七千人，復其城，生擒偽貞天侯林啓榮，偽元戎李興隆等，寸磔梟示。捷入上嘉其調度有方，賞加太子少保銜。五月，太湖賊竄蘄州，擊敗之。賊復由英山糾衆數萬至，敗之於彌陀寺。六月，奏請展緩陛見，詔如所請。七月，丁母憂，總督王文韶照軍營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諭曰：「胡林翼自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闔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需，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由湖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八月，林翼奏稱：「扶柩回籍，並懇請終制。」諭曰：「楚境現雖肅清，而賊氛未靖，地方善後邊防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十一月，李續賓覆軍於三河，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聞信即遵旨來鄂，進駐黃州。九年二月，請調翰林院編修林汝舟，戶部主事閻敬銘等，隨營差遣，從之。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城，林翼飛飭李續宜星夜赴援，解其圍，追擊之。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接應。林翼督兵進勦，燬其木城，越濠縱火，生擒偽官霍天燕、石廷玉等。十年正月，勦賊於僻山、太湖，相繼克之。七月，賊踞桐城，林翼督官軍分路進，賊出城來撲，盡殲之，並乘勝進攻水壘，克木城數座。九月，捐廉濟餉，得旨：「

查明子弟，給予獎敘。十一月，攻霍山，斬獲甚多，賊竄退，境內肅清，旋以服闋屆期，疏請在營釋服，奉上諭：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十一年二月，以恭遇萬壽覃恩，其承繼子年尚穉幼，疏請推恩，賜封胞叔及外祖父母一品封典，允之。是月因病請假，得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四月，賊竄黃州，林翼以駐紮太湖，未能兼顧，自請議處，詔寬免之。時官軍攻安慶急，逆首陳玉成率衆來援，於赤岡嶺創壘四，林翼飭我軍由集賢關進逼，踏平之，旋以賊竄羅田，松子關並分陷，德安、隨州等處，未能先事豫防，詔下部議處。六月，率師回援鄂省，復請賞假兩月，允之。八月，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得旨：著再賞假兩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先是，湖南巡撫駱秉章奉旨督辦四川軍務，保稱：「在籍候選知縣劉蓉才優識卓，熟悉戎務，帶往四川差委。」至是，上問林翼如何錄用，奏言：「該員器識遠大，兼知兵事，昇以封疆藩臬之任，可期不負職守。」八月，官文、曾國藩克復安慶省城，並分兵收復桐城、宿松等縣，奏入，上以林翼首先畫策，親身督剿，厥功甚偉，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尋卒，遺摺上諭曰：「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由翰林歷官府道，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達之知，於咸豐三年調赴湖北軍營，督擢巡撫，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八月，克復安慶，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勛勞，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方冀長資倚畀，克奏膚功，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十一月，曾國藩奏：「胡林翼蒙先皇帝特達之知，擢湖北巡撫，當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

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同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歲，即以全力圖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三河，林翼居毋喪，聞信卽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吾圍，不宜兼顧。』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 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圖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同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饈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感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慮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權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已，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又皆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咨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勛，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瀆陳，乞宣付國史館。論曰：『已故湖北巡撫胡林翼，由翰林起官，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封追贈，以褒忠蓋。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封，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

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蓋臣至意。一同治元年復論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蹟其功勛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懷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予諡文忠，子胡子勛，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

胡林翼行狀

湘陰郭嵩燾纂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貽生，號潤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八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韶，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湯，繼妣氏劉，父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氏湯，以公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甫襁褓，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充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副文端公慶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駭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簡捕役之原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其地，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甕出郭，十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壩，以時蓄泄，人得甘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積案至三百餘牘，人自以爲不冤，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撫沅所屬苗蠻，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

倉之被侵蝕者，民賴以生。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鵝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奉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即補，並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事竣奉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顯皇帝卽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懿、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菁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推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察，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擇隘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以辦團練，修建碉堡，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爲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襲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摩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四年春，奉旨補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歿，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公計擒之，民皆安堵如故，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是年，令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奉旨調任湖北臬司。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調公會討，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